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64
9 March 1978
CHINESE

第二〇六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理查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事国: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哈塞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科威特	比沙拉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尼日利亚	加尔巴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扬先生
	委内瑞拉	卡普里·卡斯蒂略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上沃尔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578)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二〇六一，二〇六二和二〇六三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安哥拉，贝宁，肯尼亚，莫桑比亚，塞拉里昂，苏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应主席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洪加武先生（贝宁），迈纳先生（肯尼亚），布贾马夫人（塞拉利昂），迈丹尼先生（苏丹），洛博先生（莫桑比克），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巴姆巴先生（上沃尔特）和科尼女士（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博茨瓦纳常驻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博茨瓦纳代表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席位数目有限，我请博茨瓦纳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但照例了解，在他要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特卢先生（博茨瓦纳）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加蓬)

恩东先生(加蓬):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执行一件愉快的任务,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地祝贺你担任三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我特别高兴见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是,美丽的贵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我国,加蓬共和国,两国间基于友好和互相尊重,保持了极佳的合作关系。我相信以你作为政治家和卓越外交家的品质,加上对我们议程上这一主题的丰富知识,在你主持下,安理会必能获得一项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明智的解决办法。

阁下,我还要表示的是,我们十分感谢前任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大使,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能干的领导。

伊恩·史密斯再一次对管理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采取了公然蔑视和叛逆的行动,猖狂地破坏了关于英美政府所提计划的谈判。

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在南罗得西亚当权的伊恩·史密斯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证实了,它压根儿没有诚意想缓和这个英国殖民地上存在的极其危险的局势。

面对这种新的蔑视的行动,我们为何还要继续容忍伊恩·史密斯非法少数政权的狂妄傲慢呢?这个政权早已遭到大家谴责,但是它仍旧轻蔑地拒绝一切善意的表示。这就是罗得西亚问题,一个复杂而令人苦恼的问题,非洲大陆生活在自由中的人们对这个问题不能无动于衷。

由于我们是一个非洲国家,而且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阁下,又是非洲统一组织的现任主席,因此加蓬代表团将不会订止对伊恩·史密斯叛徒、少数和非法政权的谴责,并声称,现在正是时候,让我们集中一切力量,结束这个长期沾辱联合国神圣原则的局势。

面对这种新的背叛行动,国际社会的反应必须至少能同伊恩·史密斯的行动旗鼓相当,这就是说,也必须坚定而有效。

我不愿对整个津巴布韦问题进行辩论。严格地说,还不是我们会议的目的。我们要回忆的是,非殖民化的进程在南罗得西亚不得已地订止不前,因为,约有二十七万白人少数死硬分子为保全他们的私利而决定篡夺殖民国,也就是大不列颠及

(加蓬)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权利，宣布片面独立，把他们的统治强加于六百万多数非洲人之上。由于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原因，由于白人殖民者盲目顽固地反对历史的潮流，企图对现时代的发展视而不见，因而六百万多数非洲人不能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对伊恩·史密斯制造的僵局，各方面并非没有努力加以消除。英美建议就是其中之一。

我并不予备对英美建议作评价，但我可以说，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建议至少毫无例外地给所有的有关方面留有余地。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伊恩·史密斯想怎样对待这个英美建议呢？

尽管全世界都对目前在各地进行的关于英美计划的谈判寄以希望，但非法的伊恩·史密斯政权，安居权位而又实力日削，却仍在想方设法欺骗国际社会。例如，传闻上星期伊恩·史密斯同三个温和派的黑人领袖签订了所谓内部协议。那个协议实际上并不是协议，也许除了伊恩·史密斯及其同伙外，没有人会受他蒙骗。不用特别精明就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协议只是对南部罗得西亚仅占全人口极小比数的白人少数的全盘统治给予法律承认。那么，谁能赞成这样的协议呢？它要将百分之五十的土地，最肥沃的土地，和国会中有力量阻止立法的百分之二十八的席位，最重要的一些部长位置，以及维持残暴的种族主义措施都一古脑交到少数白人的手中。人们怎能赞成一个承认——套一句新闻记者所用的名辞——“议会式种族隔离”的协议呢？

我国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清楚的；它完全符合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最近在的黎波里通过的第CM/868(XXX)Res. 4号决议所重申的立场，即非统组织拒绝索尔兹伯里内部协议，并重申全力支持津巴布韦的主要解放运动——爱国阵线。因此，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一样，我国代表团相信索尔兹伯里协议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是国际帝国主义的骗人花招，因为它是一个阴谋，其目的不是为了在罗得西亚建立多数人政府，而是建立一个企图保护我们全体反对的目标的政府。

(加蓬)

我们对津巴布韦局势获得公正彻底解决关心，换言之，我们对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决心和大家为获得真正解决而进行的努力，应该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建立真正独立繁荣的津巴布韦，使所有津巴布韦的子孙都能无一例外地享受和平的生活。

斥责索尔兹伯里协议并拒绝承认这个协议会使所有仍然坚信这些原则的人得以贯彻他们的原则。事实上，很难想象在这种协议规定下能有一个独立和安宁的津巴布韦。这个协议公然排斥向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进行真正武装斗争的主要解放运动——爱国阵线。

在这方面，乔舒亚·恩科莫先生就协议发表的声明中说“战争仍在继续，事情现在变得明显了。史密斯及其傀儡全是一个敌人。”这句话正如同协议签订后在索尔兹伯里各处爆发的炸弹一样，可以作为明证。

在另一方面，承认协议或者不采取立场——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在搞两面外交；它会加剧目前仍然危险的局势，也很可能是给伊恩·史密斯及其集团以全权，让他们继续走自己的老路。

几曾听说过准许叛徒为自己开列投降的条件？这里每个人都记得，伊恩·史密斯在他自己手定的范围内安排他自己的谈判，选定他自己的谈判伙伴。在这种情况下，伊恩·史密斯不会得不到他所要的结果。赞成这份协议或不肯批判它，就等于承认伊恩·史密斯叛徒有权向国际社会订出他的投降条件。这样作也等于是对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的全部罪行都追溯承认其合法性。

经过这样多的恶骂后，我们还一定要忍受伊恩·史密斯这种进一步的侮辱吗？

我们倒宁愿听到某些急于要进行军事干涉的国家对伊恩·史密斯有所威胁，因为伊恩·史密斯从来就不断威胁主权独立的毗邻非洲国家如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和平。难道非洲这个部分的和平不和其它地方同样重要吗？

在伊恩·史密斯进行最后亡命挣扎的时候，国际社会切不可作他的共犯。加蓬代表团深信这是一种被全体非洲国家一致谴责的花招，这个花招企图转移全世界对南罗得西亚的武装斗争的注意力。很明显，如果史密斯政权不肯在提供建立真

(加蓬)

正多数政府的协议基础的英美计划的范围内进行谈判，这场武装斗争就将推翻史密斯政权。

基于我们对平等和人类尊严的忠诚，自由、独立的非洲坚决拒绝内部协议，因为它没有包括津巴布韦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平或战争的唯一决断者，爱国阵线。

安全理事会是本组织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它应该严正面对问题，充分负起自己的责任。只要我们干脆明白地拒绝这个英国殖民地上达成的协议，每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对伊恩·史密斯施加压力，以便能就导向真正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英美计划开始真正的谈判，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使安理会尽到它的责任。

此外，安全理事会必须紧急呼吁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和其它国家，以及所有的国际组织，不要赞助那个协议。那个协议破坏津巴布韦反对殖民主义战线的基础，涣散黑人的团结，意图制造黑人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对峙，从而使伊恩·史密斯大为高兴。

加蓬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在其决定中考虑到非洲各国在这次辩论中极为积极的贡献，特别是那些前线国家，它们的贡献对安全理事会应该是具有重大的客观的启发作用。

主席：我谢谢加蓬代表对我个人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比沙拉先生 (科威特): 阁下, 我们感到极为满意, 在这次辩论中有像你这样一位杰出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来主持我们的讨论。科威特代表团祝贺你担任三月份安理会的主席。你所表现出的许多优良品质将对你主持的安理会工作大有贡献。我们祝愿你顺利成功。

我还要向卸任的主席, 苏联的特罗亚诺夫斯基大使上个月主持安理会的会议事务表示祝贺。

安全理事会讨论南罗得西亚问题已达十多年了, 整个说来, 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记录尚令人满意。一九六五年安理会已决定, 伊恩史密斯——也就是他的政权——片面宣布独立是有没合法效力的。其后, 安理会对这个非法政权进行制裁, 以表示反对其片面宣布的独立。虽然制裁中确有某些漏洞, 以致让史密斯政权能实际生存, 但如果真能普遍地实行制裁, 那就会更有效果。

众所周知, 在南罗得西亚, 所有的非洲民族主义政党都已被禁止达十多年, 政党的领袖们也遭监禁或拘捕。在那整段时期中, 任何拒绝顺从非法少数行政当局的人都受到了最严厉的刑罚。

报纸上充斥了有关罗得西亚安全局势的报导, 因为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距离首都只有几英里。此外尚有关于白人继续离国和经济如何接近崩溃的报导。

史密斯之所以肯谈多数统治是由于解放部队进行了武装斗争, 并且在某个程度上也是由于国际社会施加了制裁。

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维持少数特权的政权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转而信仰平等和民主统治。目前史密斯已经走上一条死路, 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从种族隔离的死路上拉回来。这就是何以他的政权所推销的并不是洗心革面的改革, 而仅是变换策略的手法。

这个非法政权——特别是史密斯先生——对多数统治的突如其来的热心大有可疑。从罗辑的观点来看也是说不通的。非法政权显然是在作孤注一掷的挣扎。这一着不

(科威特)

过是为了拼命企图取得合法地位，然后，好从制裁下脱身。因此它策划出所谓内部解决办法，这项办法决不是可以结束血腥仇恨的真正办法。因此可以看出来，内部解决办法是史密斯手中脱难解困的最后一张牌。

安理会开会正当津巴布韦人民和整个非洲历史的关键时刻。安理会的首要责任是不能任由伊恩·史密斯安然享受他同其他非洲领袖搞的那一笔交易所得的赃物。安理会的首要和最主要的事就是毫不放松地继续执行制裁。非法政权竟还奢望制裁会逐渐放松。这种奢望应该把它连根拔除。

同样的，安理会不能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对津巴布韦人民弃置不顾。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谴责内部解决办法和拒斥它的各项规定。安理会很早以前就已确定了罗得西亚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现在史密斯政权的本质仍旧同十几年前一样，它是一个侵犯津巴布韦人民自决的非法篡夺者。时间的过程并未改变其本质；它在一场荒谬的生存之战中拖了十三年也不能改变它的本质。

实际上今日的非非法政权同过去十三年一样非法。因此，非法政权的一切行动都是非法的，它所缔结的任何内部解决办法也同样是非法的。这个解决办法的目的是为非法政权寻找一个喘息的机会与合法的幌子，但安理会的各项决定却呼吁立即结束罗得西亚的这个政权。

因此，安理会必须采取断然行动。显然地，它的责任就是重申并加强它以前通过的各项决定和决议。它应当坚持《宪章》所崇奉的原则。而且，放弃责任还会有一种内在的危险。除了在道德上说不过去以外，放弃责任就意味着流血升级，意味着非洲黑人间的仇恨加深，以及继续不稳定。简而言之，放弃责任就是鼓励以恐怖代替和谐，以骨肉相残的战争代替和平。这实在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它与联合国的真谛相冲突。在非法政权拼命争取信誉的时候，给它最大鼓励的莫过于安理会的不能采取断然行动了。它不仅背弃了《宪章》赋予安理会的职责，而且等于明白准许可怖的流血杀戮。

因此，科威特代表团促请毫不延迟地作出与罗得西亚严重局势相应的决定。任

何会员国都不应屈服于既成事实，以之代替法律的裁决。一个没有力量对抗非法行为的社会只能鼓励暴力而不能约束暴力。

南罗得西亚问题是一个殖民地问题，应该按照由公正机构监督下行使自决的原则来处理。史密斯企图向世人推销的办法是非法的。仅占人口的百分之四的白人少数人将在今后许多年内继续掌握权力。任何处理办法，如果不能保证出现一个在公正机构监督下以普选为基础产生的真正独立的津巴布韦，就与目前的安排毫无分别。

根据新闻的报导，史密斯炮制的内部解决办法，其主要内容是让白人在议会中得到超过人数比率的权力，让他们继续占有内政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职位，以及由他们控制经济。如果这种办法还不算是利用解决的幌子以求长保特权，怎样才算呢？

这种处理办法将把全国分裂为特权的少数人和“被剥夺了权利的多数人”。它只能造成团结的外貌，掩盖住白人少数份子一帆风顺而多数人挣扎求生存的事实。这实际上是企图把压迫合理化。伊恩·史密斯知道，真正的解决办法将会削除他和他的官员们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内部解决办法不过是津巴布韦人民的枷锁和铁链，把他们解放的日子推得更加遥远。

罗得西亚的局势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鉴于这个不幸和多难的国家的非常情况，由联合国部队在场维持法律和秩序以及监督进行全民选举是必不可少的。在非法政权的部队控制下进行选举只是贱踏法律和歪曲人民的意志。科威特代表团相信，任何未经当地人民意见考验过的解决办法都不能得到国际接受。如果不立即停火并由联合国在场处理就不可能查验出真正的意见。同时，只要一日排除爱国阵线，就一日不能获得停火。

爱国阵线的领袖们已经清楚表明了他们的立场。这些领袖们不仅反对内部解决办法，他们把这种解决办法称之为“非洲历史上最大的出卖”；他们并且宣告了他们将以武力阻止执行这个办法的意愿。因此，这个解决办法将不能达到它意图达到

(科威特)

的目的——停火。相反的，世界将看到的不是敌对的下降而是敌对的升级，并且流血将不仅限于罗得西亚，它将蔓延到邻国的领土。事实上，史密斯的部队已经对其邻邦进行了一连串的袭击，其中有些也在安理会讨论过。但全世界还会看到更多这种反映史密斯问题的血腥袭击。在这种情况下，邻国的稳定会受到危害，谁能保证这些袭击不致紧张到爆发为一场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与受其侵扰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呢？安理会在这里不能规避其责任。这些只是几个可以说明罗得西亚局势的复杂性的例子。

联合王国在法律上仍然是负责南罗得西亚事务的国家。安理会不能接受一种表面式的权力转移，让管理国不按照安理会过去的各项决定有效地履行它的责任。

联合国对真正解决罗得西亚问题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联合国协助下，由管理国召开会议，由有关各方参加，这是达成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先决条件。谈判中有任何一方缺席就不可能对过渡时期的要点获得协议。同样的，管理国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所有各方都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这样的会议将减轻某些方面对罗得西亚前途所怀的疑虑。在这一点上，秘书长的作用很重要。毫无疑问，联合国的参与将保证某些方面的合作和诚意，否则它们就会有被隔离和排除之感。

任何会员国都不愿见到罗得西亚继续为战争而战争。然而爱国阵线的领袖们要继续斗争的明确决心清楚显示出，我们要看到的不是流血的减少而是流血的升级，并且，这种为求防止流血反而招致流血的解决办法将使大家都付出极大的代价。

有鉴于此，科威特代表团要强调指出罗得西亚解决办法中存在的三种不容争论的危险。

首先，这个办法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延长少数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特权。它种下混乱的种子；它加深种族主义，使种族隔离得到合法的根据，它对绝大多数津巴布韦人民的愿望是一枝恶毒的暗箭。

其次，它违反国际法，因为这个解决办法是由国内和国际都不承认的非法政权

制定的，这个政权既没有信誉也没有法律根据去缔结任何协定并向全世界提出一个既成事实。

第三，这个解决办法是贩卖战争，因为它会引起流血、内战和骨肉相残。它将危害整个区域的稳定而不能推动任何进展。它为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打开竞争的大门，因而成为一个“已经到处是利益冲突的地区”内的一项破坏性的因素。

科威特代表团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必须加以反对。它是非法政权方面施展的一种卑鄙手法，完全是对我们世界组织的权威和尊严的狂妄挑战。

主席：我谢谢科威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印度)

贾帕尔先生 (印度): 主席先生, 我要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一道, 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的主席, 并祝你成功地处理我们面前的艰难问题。你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 你在协商工作上的杰出才干, 使我们确实相信你会顺利地指导我们以集体寻求和平与公正的方式, 取得有效的解决。

我们面前的项目是“关于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从前面各代表的发言可以看出, 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是南罗得西亚的当前局势; 这一问题的起因是, 据报导说, 史密斯非法政权已同某几派非洲人就这个殖民领土的未来政治演变签订了内部协议。这项所谓内部协议的详情, 我们完全是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的。因为没有人否认这个报道, 我们假定这件事是真的, 因此, 我们必须按照既定的原则和国际法的立场来审查这件事。

在现阶段, 回顾一九六五年白人少数篡夺权力并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南罗得西亚历史的重大事件, 是有用的。当时安全理事会谴责这项篡夺行为是一种叛乱行为, 毫无法律上的效力。后来安理会确定南罗得西亚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之后, 就对南罗实施经济性的强制制裁。

安全理事会继续承认联合王国是南罗的合法管理当局, 并要求它镇压叛乱, 并采取所有其他适当有效的措施, 来结束这个非法政权。同时要求联合王国采取步骤, 使南罗得西亚的人民能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目标, 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最后, 安全理事会促请非洲统一组织尽其全力, 按照《宪章》第八章的规定, 协助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这强调了非洲集团的作用的重要性已得到承认, 它的各项决定对大家都是有关的。

我必须在上面简短地叙述这项法律规定, 以便确定守法的程度。但是, 使人遗憾的, 联合王国、自由战士的武装斗争、联合国的各项制裁和非洲统一组织的行动, 都没有结束史密斯的非法政权。而相反地, 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受的威胁却日益增加。联合王国几次努力想通过谈判议定一种办法, 让南罗得西亚人民自由行使自决权利,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成功。

最近一次努力是安全理事会第415(1977)号决议中注意到的所谓英美提案。草拟这些提案的目的是在“与有关各方协商后”恢复合法性地位。其中特别规定结束非法政权、派联合国部队进驻，并由联合王国在其权力下成立一个中立的过渡时期看守政府，然后才能在联合国监督下；在一九七八年举行选举，建立多数统治并取得独立。此外，还规定在监督下实行停火，以解放部队为基础，创立津巴布韦国民军。英美提案的总目标是在达成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协商解决。

我国总理已通知英国政府说，这些提案是很值得称赞的，因为它们设法结束非法政权，并达成独立，独立的基础是成人普选原则和一项规定人人有权接受法院审判的《权利法案》，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加以保障。当然，在整个过程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由联合王国负责监督，在联合国部队支持下设立的过渡政府的性质。印度政府也认为，有必要争取所有各方的信心，并应该不遗余力地停止敌对行动。我们也认为绝对必须强迫罗得西亚的部队遵守恢复的法律秩序的纪律和管制，并使它们适应势在必行的多数统治和遵守英美提案的精神和条文。

英美提案是同有关各方协商后拟定的，因此我们一直期望所有各方在这些提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是，似乎只有爱国阵线同意这样做。史密斯先生先显然是出尔反尔，最后还是回到他惯用的花招，企图按照他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向全世界提出一个修订的办法。史密斯先生虽然得到某几派非洲人的支持，但这只是在大一点点的基础上维持非法政权。

只要把英美提案同索尔兹伯里协议摆在一起作一番研究，就发现它的目的不是恢复合法地位。过渡政府并不是在联合王国的权力之下，协议里也丝毫没有规定联合国参与其事。它完全不理睬联合王国和联合国；既然这个办法故意蔑视合法地位，不理睬联合国，我不了解怎么有人会跑到联合国来为这种办法辩护。在本质上，这是延长非法地位，同最初犯罪的史密斯非法政权一样，是不能接受的。

再说，索尔兹伯里协议规定白人少数在行政会议、部长会议和立法大会里有否决权。这岂非预示过渡到史密斯政权的长期统治吗？

(印度、苏丹)

、爱国阵线所代表的大部分非洲人民已对这个协议表示谴责，这是有正当理由的。把合法地位同非法地位混为一谈，实在是不求实际的。只有在和平的状况中，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在成人普选的基础上自由选出的多数政府，联合国才会认为是合法的。我们正在处理的局势是要求非殖民化和民主化。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点，敌对行为就一定会继续存在。在当前的局势下，不可能有任何纯粹内部的解决；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考虑到所有有关各方的合理意见和愿望，要不然，就不可能有任何有效或持久的解决。

我们认为，目前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办法，一种建设性的，创造性的、积极的办法，找出所有各方都能广泛接受并且符合英美提案的原则和宗旨的因素，然后以这些因素为基础，恢复谈判，来建立宪法体制，使非洲人民重新和好，并恢复合法地位。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基于上述理由，拒绝接受索尔兹伯里协议，把它视为非法，订出程序上和法律上的基本原则，以便沿着正确的途径恢复谈判。在这项任务上，联合王国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协助下，发挥主导作用。我们认为，以和平谈判找到解决办法，虽然可能把原定的主张略作调整，但还是远胜于继续发生武装冲突，造成动荡不定的局势、流血和痛苦。

主席：谢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苏丹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迈丹尼先生（苏丹）：主席先生，我谢谢你并通过你谢谢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让我国代表团参加南罗得西亚局势的讨论。现在，安全理事会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担任主席时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个非法少数政权是在十二年前出现的，在那以前，联合王国和南罗得西亚就已经有复杂的关系。又因为你本人具备老练的外交家的才干，而且熟悉津巴布韦的问题，我们深信，在你的指引下安理会的讨论一定会取得良好的结果。

安理会召开目前这个会议，来审查津巴布韦的局势，是因为非法的少数民族主

(苏丹)

义政权声称已达成内部解决协议，并因此要求联合国停止对史密斯叛乱政府执行强制制裁。这样以后，下一步就是要求国际社会承认这个叛乱政权。

面对这个要求，我们要问一问：导致国际社会排斥史密斯政权的各种情况是否已经不存在了。随便看一看所谓内部解决协议的规定，就可了解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所谓内部解决协议并没有规定解除史密斯特为统治工具的军队、警察和保安部队。事实上，所谓走向“多数统治”的自由选举正是要在这些保安部队监督之下进行的。再说，分开编制白人和黑人的投票名册，白人对议会的一切决定具有否决权，因此这个协议的缺点很多。

我们认为，所谓内部解决并没有充分地注意前三个主要的问题，即管理国英国来宣布这个新政权为合法，停止对自由战士作战和解除联合国的强制性制裁。

在真正的解决办法之下，只有管理国英国才能颁布关于津巴布韦独立的必要法律文书。我们热切地希望英国会继续主张津巴布韦的全体公民不分肤色都能获得独立。目前这种“解决”仍旧是偏袒南罗得西亚的白人少数，因此我们认为，英国拒绝承认叛乱政权和国际社会孤立这个政权的理由，到今天仍然存在。就是想入非非也不能以为目前这个内部解决办法会使过去十二年来在南罗得西亚普遍存在的局势有所改善。

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内部解决也没有注意到南罗得西亚境内战事的问题。据史密斯说，停止武装冲突要由所谓的新政府来处理。这是一种使战斗升级的办法。实际上，安德鲁·扬大使说得很对，这是招致“黑人对黑人的内战”。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政府既然不让领导自由战士的爱国阵线参加，怎么能使战斗结束。我们认为，真正结束津巴布韦境内战斗的办法是让爱国阵线参加，因为它在被蹂躏的津巴布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正是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爱国阵线的原因。

最后，可笑的是，这个冒牌的解决办法的发起人，事先不纠正引起制裁的弊害，却要求解除联合国的强制制裁。不管是在什么新的幌子下维持现状，史密斯叛乱政

(苏丹)

权仍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因此应继续使它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此外，史密斯政权近来对赞比亚的袭击造成 38 人死亡，证明这个政权继续横蛮无理，不断违抗国际法律规范。

我们特别向这个庄严机构的全体成员建议，并普遍地向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建议，拒绝这个所谓内部解决办法，认清它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目前应该谈判出一个公平而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中必须让所有有关各方都能参加。英美提案虽然有些缺点，仍是这样一个解决办法的适当基础。

主席：谢谢苏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塞拉利昂代表。我请她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贾马夫人(塞拉利昂):我国代表团和上沃尔特代表兼非洲集团本月份主席一道,感谢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在罗得西亚局势的这个艰难阶段,迅速响应非洲的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使安理会又一次集中注意南罗得西亚日益恶化的局势对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

我们希望负责保障世界和平的安全理事会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迅速采取最适当的行动防止那个地区进一步流血,通过具体的措施,加速南罗得西亚的多数统治和独立,并赶紧结束非法的少数统治。事实上,安全理事会这一连串的会议是在赞比亚领土最近受到伊恩·史密斯的部队袭击以前就要求举行的。如果把罗得西亚叛乱部队对邻国一再进行的这种侵略行为,同这个领土刚刚达成的骗人的内部解决,摆在一起考虑,就不容否认安全理事会这些会议是最合时宜的,它的决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主席先生,以你的丰富经验和你毕生辉煌的事业,由你来主持安理会,总是合适不过了。这次却是双倍幸运,因为在你主持安理会期间,恰逢安理会辩论英属殖民地南罗得西亚的问题,而引起辩论的原因是叛乱政权决定再次欺骗世人。贵国政府最近努力履行它在南罗得西亚的责任,而你本人曾经亲自参与其事,从这一点来看,更加了解这个巧合的意义。所以,我们深信,在你的主持下,安理会在结束审议工作时,一定会使津巴布韦人民得到非凡的成就,对于不包括所有各方特别是解放斗争部队在内的任何解决办法,一概不加考虑,而按照安理会最近通过的有关决议,走上真正多数统治和独立的途径。

安全理事会在上次讨论南罗得西亚问题时,对你以联合王国常驻代表身份向秘书长发出的邀请表示赞同,并请秘书长

“委派一位代表,……就实现南罗得西亚过渡到多数统治所认为必要的军事和有关安排,同委定的英国驻地专员和所有各方进行讨论”。(第415(1977/号决议第1段)

这里最重要的语句是“同所有各方”。安理会并要求所有各方在进行这些讨论时

(塞拉利昂)

同秘书长的代表合作。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按照自己在第415(1977)号决议规定的任务，不可能现在打算承认或者想讨论没有让所有各方一起参加的多数统治的或任何解决办法。安理会一定会认为，如果采取相反的决定，一定会对和平、对《联合国宪章》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后果。

第415(1977)号决议是经过一致通过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安理会的任何成员现在会一反以前的立场，就是在联合王国主持或充分参加之下，让所有各方一起参加讨论如何过渡到多数统治。

直接针对刚在索尔兹伯里签订的所谓内部解决协议来说，我国政府认为这个协议是不大能接受的；这可以说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包括道德的、政治的、心理的、法律的理由——看个人的看法而定。

我国政府认为，将权力移交给津巴布韦国民，这是联合王国的首要责任，而不是少数叛乱政权的责任。自一九七六年以来——从史密斯的行动来看，直至几星期以前为止——英国一直对南罗得西亚负起全部责任，并且很庄严地履行这份责任。我国政府期望英国能够彻底地行使它对南罗得西亚的主权权力，圆满结束英国的神圣责任，培养当地人民采取有条理的、立即的和真正的步骤取得独立。可是，叛徒的首领却在操纵全局。我国政府全心全意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决定，承认在恩科莫先生和穆加贝先生领导下的爱国阵线部队。这些战斗部队最近把史密斯先生的军队打得张惶失措、结果非法政权一面疯狂攻击赞比亚和莫桑比克一面迫不得已假装真正移交权力。换句话说，爱国阵线一直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求结束南罗得西亚的少数统治，安全理事会不能予以忽视。

因此，虽然我们明确地了解到恩达巴宁吉·西索尔牧师和穆佐雷瓦主教都是津巴布韦的爱国志士、曾一度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没有让爱国阵线领袖参加的任何解决计划，因为这种解决办法，既没有津巴布韦战斗部队的领袖参与，就不能停止战争，反而只会引起战争的升级；我国政府不相信安理会有哪一个成员或整个联合国想帮助造成这种局势。

因此，我们认为史密斯这个步骤的目的是使自由战士现在对准少数政权发射的子弹改变方向。

除此以外，我们还严肃地注意到南罗得西亚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目的是叫国际社会看到一个既成事实，企图使单方面宣告的独立在外表看来是冠冕堂皇和合法的。而且最令人不安的一个因素是，所谓内部解决办法事实上是一个判例因为我们要记住，如果这件事让史密斯得逞，很可能成为南非在纳米比亚拿来对付西南非民组的一个危险先例。

安理会不应被人利用，参与压迫津巴布韦人民的恶性循环，而且正当地继续作为津巴布韦人民的伙伴，帮助他们摆脱镇压、自私、自相残杀的黑幕，而所谓的协议就是这个黑幕的又一个例子。

有常识的人，渴望摆脱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津巴布韦人民，甚至全人类，都对这个所谓协议的内容感到厌恶，所以应该坚决反对它。这个协议离开了多数统治这个真正的问题，不能掌握问题的本质，因此，接受这个协议就是讽刺性的现实主义；我们相信国际社会一定可以应付这种危险。不过，我们期待安理会起带头作用。

如果我们忍不住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协议，我们一定会发觉这个协议容许制造虚假的神话。尽管议会里有几张黑人的脸孔，“维持防卫部队、公务人员、警察部队和监狱服务人员不受政治的干扰，”实际上就是说，让多年来对邻国领土进行侵略、使可怜、无辜、手无寸铁的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饱尝痛苦的所谓保安部队和侵略军队的编制保持原状。安理会记得、在英美提案中，武装部队问题就是同叛乱政权意见分歧之点。因此，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史密斯先生现在终于可以为所欲为起码他认为是这样。司法人员和公务人员也保持不变，其中最高级职位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由白人担任。除此以外，议会百分之二十八的席位保留给占人口百分之三的白人其中百分之十四的议员由清一色的白人选民选出。因此，在所谓大选中，即使人民想改变局势，实际上也无法这样

(塞拉利昂)

做。保留百分之二十八的席位，作为非种族混合的席位，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史密斯先生对多数统治的解释。数十年来少数一直不断地侵犯多数的权利，因此，我国政府不能赞成特别保护少数的权利。

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有充分的证据拒绝接受史密斯政权提出的多数统治提案，尽管这些提案表面看来好像是真的；由于他过去的顽固态度和毫无诚意，我们应该拒绝接受这些提案。史密斯先生出尔反尔的做法，安全理事会已屡见不鲜。

十多年来，史密斯先生及其种族主义政权不断进行公开反抗英国政府的叛国行为，近几年来多次对英国背信弃义，助长了这种行为。主席先生，你自己本人到也上过这种当；在日内瓦会议失败后，你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对史密斯先生满怀信心提出关于移交权力和贵国政府参加组织一个临时政府的新办法。安理会各成员一定记得，史密斯先生一口拒绝了这些新的提案，他说要同罗得西亚的非洲人寻求一个内部解决办法。当然，这是在第一次企图进行内部解决以后很久才发生的，谢天谢地，当时恩科莫先生识破叛乱政权的阴谋是不惜一切代价永远执掌权力。难道我们想重蹈覆辙吗？

今天情节变得更复杂了；史密斯先生最近的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了一点，就是津巴布韦的多数统治和独立问题全看他一时高兴怎样就怎样。这一次，他一脚踢开英美联合提案，搞他自己的那一套，尽管英美提案有缺点，我国政府还是同意以它为基础，以谈判达成多数统治和独立。

大家怎样可以相信这种行动呢？何况大家都知道史密斯先生的整个政治生涯是建筑在白种人优越论的顽固政策之上；他甚至常常说，在他有生之年，罗得西亚不会实行多数的统治。我们应该根据这个背景来观察史密斯，穆佐雷瓦，西索尔和奇劳的协议，以便了解这个协议对斗争中的群众和津巴布韦的自由战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安理会无论怎样也不能予以承认。

既然这样，我们不得不问问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从辩论至此的大多数发言中，安理会注意到罗得西亚处于战争状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今年二

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伦敦《卫报》登载了一个叫做杰弗里·太勒的人所报导的局势，他说罗得西亚有些地方受到爱国阵线的严重渗透，以致来往交通受到严重的限制。这篇报导又说，罗得西亚的非洲人对这个协议表示怀疑，因为协议并没有让他们“在国外的领袖”参加，而他们认为绝对必须让国外的领袖参加。这篇报导还说，成千上万的青年已经表示怀疑而加入爱国阵线的部队。因此，武装斗争已加剧了。

反叛头子一面大谈多数统治，一面又加强其军事机器，征召平民加入叛军队伍，来镇压游击队的活动。叛军继续侵入邻国的领土，史密斯政权将这种侵略邻国的行为美其名称为“紧追”，以窝藏游击队为借口，对无辜的村庄造成严重的破坏。

尽管达成所谓解决办法，类似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例如一九七二年底议会通过的身份通行证法，仍然有效。

因此，尽管有最近的协议和解决办法，今天的局势和十多年前的局势一样，仍然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以，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制止这种局势，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全部规定，进一步有效地迫使非法政权同国际社会分离而陷于孤立。

塞拉利昂本身将遵照非洲统一组织的各项决议，继续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在爱国阵线部队领导下进行的武装斗争，有效地迫使史密斯先生放弃他的种族主义政策、进行真正的谈判，以便将权力移交给津巴布韦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

说到这里，我国代表团因此认为有必要把目光扩大到本次辩论以外。当然，很多事情还要看安理会的决定，过去几天进行的接触，目前进行的接触，和今后可能进行的接触而定。虽然我国代表团不敢自称有什么具体的蓝图，但是由于我们决心促进真正的谈判解决，我们大胆提出一些意见，让大家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我们坚信应该寻求具体的奖励办法，向已在所谓内部解决办法之下同非法政权合作的人士证明，将来津巴布韦独立后，他们仍然有机会发挥更有效更积极的作用。

(塞拉利昂)

其次，我们认为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建立一个适当的构架；在这个构架内，有关各方都能够充分地参加工作，来结束非法政权，从而使津巴布韦更快取得独立。

最后，由于我们充分了解到未来的工作需要领导才能、机智和杰出的外交手腕，既然秘书长过去为了非洲的解放斗争事业，不惜贡献出时间和精力，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请秘书长再进行斡旋，协助推动我们因史密斯最近的诡计而告停顿的工作。

我要深切感谢安理会的全体成员让我参加辩论对我国极为重要的这个问题。

主席：谢谢塞拉利昂代表向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特卢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请让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你代表的国家同博茨瓦纳的关系极为友好，因此我很高兴看到你主持这次极为重要的辩论。我们深信，凭你无可怀疑的外交手腕和经验，一定会使这次辩论园满结束。

主席先生，你是南罗得西亚的殖民国代表，负有特别的责任来领导这次辩论，使辩论的结果得到非洲、国际社会，尤其是津巴布韦人民的喝采。

这次辩论是在我们的地区局势急剧恶化之际举行的。我并不是指津巴布韦人民每天遭受的暴行，这些暴行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我也不是指众所周知这个地区独立的非洲国家遭受的攻击。我关心的却是非法少数政权最近先后在安全理事会开会前夕和安理会开会之际两度发动的侵略暴行。

二月二十七日，叛乱政权的军队伏击和杀害了十五名博茨瓦纳青年士兵，当时他们正在我国与这个叛乱的殖民地交界地方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还有八名士兵重伤，他们所乘的三辆车子完全毁坏。附近一个村庄里有两个平民也被杀害，死亡人数共计十七人。

这次攻击像过去各次攻击一样，地点深入被攻击国家的境内，而且是无缘无故发动的——显然侵害了我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这次攻击的有关细节已由秘书长载入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第 S/12580 号文件散发。

接着，在安理会开会期间，叛徒们又无缘无故对邻接我国亲如姐妹的赞比亚共和国发动了野蛮的攻击。这次叛徒们又深入赞比亚领土之内。我们收到初步报告说，生命和财产都有损失。博茨瓦纳将一如既往，同遭受叛乱政权侵略的姐妹国家站在一起。这一次博茨瓦纳要明确地谴责对赞比亚共和国进行的卑鄙侵略行为。在赞比亚最危急的时刻，国际社会一定要团结起来作它的后盾。我们祝贺

(博茨瓦纳)

赞比亚军队击退狂妄的侵略者。

这些攻击有重大的关系，对本地区有严重的影响。攻击是按预定时刻发动的，实际上是向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挑战。史密斯作风不改，再度显示他可以肆无忌惮和傲慢地不理睬国际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安理会切须注意，这个坏人现在假扮和平的先驱，事实上还是像往常一样，是一个好战的人，一个策划破坏的人。

国际社会必须认真辨识他的真面目，坚决地阻止他用染满鲜血的手肆行破坏。因而，安全理事会在这次辩论期间，一定要努力作出一致的决定，使索尔兹伯里的叛徒不得安宁。安全理事会必须强烈地谴责他们最近对非洲各邻国发动的侵略。

这些攻击，对设法永久解决罗得西亚问题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警惕。极为明显的是：只要史密斯继续当权并掌握实际的力量，也就是说掌握叛军，他不仅会继续压迫津巴布韦人民，还会继续侵略非洲各邻国，使国际和平及安全受到严重的影响。

我们再度吁请大不列颠迅速采取行动，使它的殖民地南罗得西亚非殖民化，因为只有少数真正把权力移交给多数和解散史密斯的镇压军队，才能停止这些侵略行为和解除津巴布韦人民的苦难。

在这次辩论的范围内，我化了不少时间谈论最近的侵略行为，因为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彼此相关的，实际上都和索尔兹伯里好战的非法政权继续存在有关。

如果这些攻击目的是要迫使博茨瓦纳放弃它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合法斗争的神圣责任，那么史密斯就弄错了。在津巴布韦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爱国阵线最危急的时候，博茨瓦纳和其他非洲国家以及所有爱好和平及正义的人都会继续团结起来，作为他们的后盾。

现在让我谈谈安理会正在审议的问题。我想避免谈论津巴布韦境内发生冲突的历史。然而，我认为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时，必须记住这个悲惨历史中的某些事情。我们不敢说，只要人们知道历史真相，就一定会时时刻刻作出明

(博茨瓦纳)

智的决定。但是，对历史真相作妥善说明，必能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必能使我们避免过去的错误，如果有人不顾历史的教训，那就是咎由自取。

我的同事赞比亚大使在这次辩论开始时发言，指出联合王国作为南罗得西亚的殖民国家所犯的惨痛错误，并引述大不列颠前任总理在一九六五年的声明，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这项声明的大意是：即使史密斯片面宣布独立，英国也不会使用武力来镇压叛乱。我们都知道，史密斯果然这样干了，也没有人对他怎么样。

事实上，这些惨痛的错误是英国南部非洲殖民史上不断发生、最为常见的情形。在南部非洲，更确切地说，在白人的殖民地，英国行政当局的记录充满了这种错误，最后造成白人少数政权这个地区出现和盘据，并因之造成一切少数特权。

在南非，英国于一九一〇年签署了联邦法令，把权力从英国政府移交给南非白人少数，舍弃了黑人多数，任由波尔人摆布，一方面痴心妄想到了适当的时候，白人少数会自动和黑人多数分享权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决定给南非人民带来的悲剧。种族隔离的问题就是这个惨痛错误的直接后果。罗得西亚的白人少数以南非的少数为榜样，也要求并在一九二三年得到英国批准的一个宪法，把殖民地的一切权力都交给它；黑人多数又被牺牲了。这时，英国的影响力已丧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一些残余的权力。在南罗得西亚整个漫长的悲惨历史上，英国始终没有切实运用这些权力来约束白人少数的暴行。

因此，从一九二三年起，南罗得西亚历史上不断发生的一种情形就是英国在当地的影响力衰退，殖民们一再企图同英国断绝母子关系，永远统治罗得西亚，借此，确保这个以种族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由白人居高临下掌握一切权力。

为了应付内部和外来的种种压力，不得不常常改变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但主要目标实际上却没有改变，就是由少数来控制南罗得西亚的所有权力机构。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来改变这个事实。我们提出这些历史事实，是因为它们和这次讨论有关，而不是想重提旧怨，因为旧怨最好是随着时间而逐渐消除。

现在，伊恩·史密斯并没有改变这个目标。至少在这一件事情上，伊恩·史

(博茨瓦纳)

密斯始终如一，只有那些不顾现实、不顾南罗得西亚白人玩弄权术的真正意向的人，才会上史密斯的当。

同这个狡猾的家伙打交道的人要是精明的话，应该留心他奸诈的花招。有一次，他利用传统的酋长来阻挠津巴布韦人民的合法愿望，但没有得逞；现在他又使出另外一个花招，就是利用所谓的国内集团来对抗所谓的国外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又调动他的宣传机器，把他所说的国外集团渲染成嗜血的死亡使者，而把国内集团渲染成爱好和平敦睦、讲道理的人。

很遗憾的是，国际报刊和新闻机构有某些人上了当，随声附和索尔兹伯里发出的宣传。这样只能损害津巴布韦人民的事业。

史密斯试图在津巴布韦人民之中制造无可挽回的分裂。管理国、国际社会和津巴布韦人民必须抵抗这种危险的诡计，因为这种诡计只能导致冲突，延长苦难。

安全理事会，尤其是管理国大不列颠，不应当被诱骗再犯一九一〇年在南非和一九二三年在南罗得西亚所犯的沉重的错误。大不列颠现在有机会把一九二三年悲惨的决定所引起的一连串不幸事件扭转过来。英国不应当接受以巩固白人少数地位为目的的任何解决办法。

现在我要谈到如何进行谈判寻求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博茨瓦纳将永远遵循两个广泛的原则，一个原则是：津巴布韦全体人民选择的任何解决办法都毫无疑问可以接受；另一个原则是：在自由公平选举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实行民主的多数统治。

凡是不符合这两个广泛原则的解决办法，我们都认为不能接受。

实际上，我们很坚决认为，这整个津巴布韦问题应该由津巴布韦人民自己作最后裁决。只要津巴布韦全体人民能在不受任何威胁又能使这个国家长期遭受毫不重视人命和人类尊严的政权压迫的人民鼓起信心的气氛下；自由表达千真万确的集体意愿，博茨瓦纳一定会加以支持。这就是我们自己在同样情况下希望得到的，也是我们希望津巴布韦人民一样得到的。

尽管英美提案中有一些缺点，博茨瓦纳和其他前线国家一样，仍然接受这些提案。作为管理国和有关各方进一步谈判的合理基础。博茨瓦纳接受这些提案，因为这些提案经过审慎地处理和进一步修改后，可以符合我刚才摘要说明的两项原则。

一般说来，这个提案承认应当创造和平的条件，使津巴布韦能顺利地走向多数统治。此外，大不列颠在多年失职之后，现在决心重新承担殖民国家应有的任务，负起这个领土非殖民化的神圣责任。博茨瓦纳仍然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些提案是进一步谈判解决办法的基础。博茨瓦纳的支持仍然不变。

我们都看到，叛徒史密斯最近和津巴布韦国内某些分子议定的所谓解决办法随便把津巴布韦爱国阵线排除在外。这种办法有很大的危险，危险很大，使津巴布韦人民忍受了这么多年的白人少数统治和残暴压迫以后，还不可能享受他们实在应该得到的和平与安宁。

既然爱国阵线没有参与其事，怎能期望他们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呢？他们毕竟一直和索尔兹伯里的叛徒斗争，到现在已有十多年了。因为他们进行斗争，最后才迫使史密斯到日内瓦去设法和有关其他各方谈判，不论是真是假。可以说史密斯就是被他们逼到走头无路，现在千方百计想逃出绝境。白人种族主义者大量逃到国外，由此证明使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叛徒士气消沉的也是他们。

任何解决办法如果没有爱国阵线参加，爱国阵线就可能继续战斗——刚才他们还对我们这样说。在这种情况下，津巴布韦很可能会陷入内战。有一个精明的观察家很恰当地说，这个内战是“黑人打黑人的内战”，其后果一定惨不忍睹。

到头来，津巴布韦人民的苦难将延续下去，我们整个地区会陷入一个悲惨时期，流更多的血。

只有英国政府才能结束罗得西亚的非法情况，因此，我们敦促英国政府和它的盟国这一次加倍努力，寻求一个永久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办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政府应当立刻与有关各方进行谈判，因为史密斯本身就不合法，不能期望

(博茨瓦纳)

他来结束非法状态；只有英国在联合国同意之下才能办到这件事。

在找到永久解决办法之前，国际社会应当团结起来，作为津巴布韦人民及其解放运动爱国阵线的后盾。同时必须加强和严格遵守对这个叛乱的殖民地的制裁。

博茨瓦纳本身将尽最大努力，略尽绵薄，继续团结起来作为津巴布韦人民争取自由和正义斗争的后盾。

(穆加贝先生)

主席：谢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个人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罗伯特·穆加贝先生。安理会在第二〇六二次会议上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穆加贝先生：主席先生，我们代表斗争中的津巴布韦人民以及我们人民的革命先锋爱国阵线，向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表示感激，感谢诸位让我们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个时刻到贵会来发言。

今天，我们到这个庄严的机构来讨论我国日渐恶化的局势。贵国对我国负有殖民国家的责任，正巧由你来主持这个庄严的机构，因此，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的会议是很特别的，况且你曾经领导努力以谈判方式寻求解决我国问题的办法。我们希望，你同史密斯政权及其爪牙亲身接触的经验可以帮助安理会找到一个办法，来阻挡我国人民的临头大祸。

尽管我们天天尝到“罗得西亚”代表的恐怖主义专制政权的暴力、恐怖和残酷的手段，我们仍怀着积极的精神和心情到安理会来。是的，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对我国人民以及爱好和平的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等邻国人民的任意大规模屠杀已达到了灭绝种族罪行的地步。是的，国内每天都有人，不论男女老幼，甚至全家的人，被赶出家园，被押到集中营里去。那里既没有足够的食物，又没有卫生设备。种族主义的白人少数政权这样野蛮地对待我国人民，恐怕会彻底破坏我国种族和睦的机会。尽管史密斯政权以种族主义胡作非为的手段来对待我国不幸的人民，我们还是保持进步的立场，也就是说，在津巴布韦，我们不是同白人斗争，而是同种族主义制度斗争，这个制度的继续存在严重威胁到整个非洲的安全。对我们来说，作为津巴布韦爱国阵线的领导人，我们参与这场艰苦的斗争，反对“罗得西亚”所代表的罪恶，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对于罗得西亚的野蛮行径，不再表露激动的情绪。经过这许多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们已经认识到，任何斗争，如果在对付各种罪恶时表露激动的情绪，作为进行斗争的基本原则，就不会成功。因此我们的立场是，唯有武装斗争才是实现有意义的变革的有效手段，这是经过深思

(穆加贝先生)

熟虑的立场，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立场。

自从二十年前我们提请联合国注意津巴布韦的殖民问题以来，这个问题继续不断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在我们展开国际宣传的时候，特别是一九六五年以前，我们努力使国际社会了解津巴布韦少数统治所引起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但我们的努力受到英国的破坏，当时他硬说南罗得西亚是一个自治的殖民地，它的非殖民化问题并不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正常权限范围之内。

罗得西亚殖民者受英国这个态度的鼓励，在伊恩·史密斯的领导下，于一九五六年夺取权力，并擅自片面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此后，联合国想结束我国国内的少数统治，英国却在设法使罗得西亚政权恢复合法地位——这个目的与解放运动要把本国从少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目的并不相同。

我们要强调，津巴布韦解放运动从未怀疑英国根据宪法规定对南罗得西亚殖民地的权力。但是英国的目的是要使这个政权恢复合法地位——况且管理国开始摆出一付样子，仿佛是要通过解放运动的努力来达成这个目的——这个目的与解放运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说，从少数统治下彻底解放出来的目标，大相径庭。

在这个背景下，今天爱国阵线对所谓内部解决的结果的解释和英国政府的解释根本不同，英国政府所关心的似乎是使史密斯恢复合法地位，而不是把他赶走。因此，一九六六年英国同非法政权在直布罗陀举行了所谓“老虎会谈”。在会谈期间，英国有两个目的——就是要史密斯保证不宣布罗得西亚为共和国；并要求史密斯不阻碍朝向多数统治的进展。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联合王国同这个政权又举行所谓的“大胆的会谈”。英国政府同这个政权进行这两次会谈时所关心的，是使这个政权取得某种合法地位。有人却一再公开表示所谓内部解决的结果是“朝向正确方向迈进一步”；这就是我们同他们在原则上的不同所在。

安理会全体成员都知道，因为史密斯政权不肯考虑任何设法改变其权力机构的办

法，即使英国处理这个问题的那些折衷办法，以及后来企图将权力移转给津巴布韦大多数人民的其他办法，也都失败了。这些不得要领的办法都碰到同一个障碍——狡猾的种族主义者史密斯——而触礁。

虽然爱国阵线和英国政府，对于日内瓦会议失败的确实原因，也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在日内瓦时，史密斯对非洲人的藐视是一目了然的。在日内瓦失败后，英国人和美国人拼拼凑凑提出所谓英美津巴布韦计划。虽然爱国阵线同意考虑这些提案，作为谈判的基础，史密斯政权却断然拒绝了这些提案，宁可同反对解放运动的非洲人谈判。我们大略说明史密斯撒谎和欺骗的手法，不是为了表示我们认为英美计划比所谓内部解决办法可取，而是要强调指出史密斯政权从未考虑将权力交给津巴布韦大多数人民的可能性。史密斯政权在一些非洲傀儡和叛徒的积极帮助下，居然能够摆下这个骗局，引起世界上某些方面人士的密切注意，这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反动分子对所谓内部解决办法的支持，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那些份子就是公然违背联合国对该政权的制裁，使史密斯政权免遭覆灭的势力。在我们斗争的历史中，那些势力从来不给我们鼓励，更别说支持了。

史密斯政权的“内部解决”阴谋的实质是什么？这些死心塌地的种族主义者的作法是不出我们所料的，“内部解决”的阴谋家已经表示，这个国家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必须以津巴布韦国内黑白两族保持隔离为基本原则。因此整个办法是要通过种族的渠道，把权力转移给津巴布韦人民。

从伊恩·史密斯和三个黑人傀儡签订的八点协议的条文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条文里说：

第一，在权利法案的问题上，必须颁布一项受法律保障的权利宣言，以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个宣言必须特别规定保护财产除非迅速付给适当的补偿，不得掠夺。实际上，这看来不是一个权利法案，而是一个种族法案。

第二，在司法方面，要使权利法案有效，必须有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司法

(穆加贝先生)

制度。为保证法官的能力，奉派担任法官的人必须具有很高的资格。

第三，就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而言，为保持公务人员的信心，并使人民始终相信公务人员处于专业上的中立地位，必须设立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机构，其组成和职务应该巩固。

第四，至于行政机构的保留，为确保顺利转移并保证国家行政工作继续保持效率，应保持公务人员、警察、国防部队和监狱服务人员的高度效率，不受政治干扰。

第五，养恤金是保持白人信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由统一税收基金支付的养恤金必须受到保障，而且可以汇寄国外。至于私人养恤金，必须保障参加私人养恤金的雇员和其他人员的权利。

第六，就国籍而言，为鼓励白人留居，必须保留双重国籍的规定。

第七，必须巩固上述的宪法规定，必须三分之二另加一名的大多数议员赞成，才可以修改这些规定。

第八，至于议会内白人的代表权，为了保持白人对宪法所载各项稳固保障条例的信心，议会席位的三分之一将保留给白人选民直接选举。

简单地说，八点协议不言而喻地表明了史密斯及其傀儡如何设法巩固白人在我国的特权。如果我们考虑到目前在津巴布韦的战争是因为推行种族隔离制度造成危机而发生的，那么，我们会看出，制造一个特许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办法并不能解决我国的问题。为了这个理由，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始终坚持立场，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而奋斗。因为我们相信，建立在种族路线上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是办法。

我们相信，凡是觉得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在道德上不可原谅、在知识上荒唐怪诞的人，不会认为史密斯炮制出来的宪法规定的本土是“朝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因为南非宪法规定的本土和史密斯拿宪法规定的本土作为解决我国问题的办法，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根据在索尔兹伯里签订的八点协议,所谓内部解决办法并没有规定把掌握罗得西亚少数政权的种族主义殖民制度关键所在的权力机构的权力,转交给大多数。

对一个法西斯主义和殖民政权来说,那些战略性的权力机构,也就是说,公务人员,司法人员和保安部队是这个政权发挥效能的必要条件。在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中,这些机构将保持现状。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机构是任何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考虑到罗得西亚司法人员百分之百是白人,公务人员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白人,保安部队整个领导阶层完全是白人,那么就会了解到,就真正的权力来说,这个协议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这个协议不能构成一个解决办法,因为它不能结束国内猛烈的战争。津巴布韦的局势是一个战时的局势。任何协议,如果不考虑到这个战时局势的现实情况,就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只有交战的人才能订出大家希望的解决办法。同样地,津巴布韦未来军队的组成也是应由目前控制战局的人来决定事情。唯有爱国阵线的解放部队才能保证多数统治和独立实现后不可扭转。对于积极支持武装斗争并作为武装斗争的坚固基础的津巴布韦群众来说,这个协议是背叛了斗争。那些群众在史密斯恐怖主义的凶手控制之下不断作出重大的牺牲,这些凶手指他们“违犯戒严令”而开枪打他们或以勾结自由斗士的罪名把他们立刻处决。

我们知道这个庄严的机构负责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认真地注意到,史密斯政权妄图炮制一个“解决办法”必定会加深冲突。爱国阵线完全拒绝非法政权及其非洲傀儡进行的所谓“内部”解决。这表示,就我们来说,武装斗争将继续进行,直到依照我国人民的要求彻底移交权力为止;现在有一小撮黑人傀儡加入现有的殖民政权,我们将努力把这个政府完全推翻。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当效法最近在的黎波里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会议的榜样,指斥索尔兹伯里协议是一个骗局,目的在保护白人少数的特权。

我们已经说过,所谓的解决办法是根据南非替非洲人自决所下的定义构想出来的,所炮制出来不伦不类的特兰斯凯和班图斯坦本土就是例子。就此而言,安全

(穆加贝先生)

理事会的成员应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史密斯先生和沃斯特先生已策划了一个共同战略，目的是要在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炮制出同样的“解决办法”。这就是说，史密斯及其黑人傀儡在索尔兹伯里达成的协议将立即鼓励南非采取同样的步骤来对付纳米比亚。安全理事会的成员难道要准许在南部非洲建立一片傀儡政权地带，这个地带的主要目的是使种族隔离在世界上安然存在？

我们诚恳地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了和平与正义，驳斥所谓的索尔兹伯里协议，并重申它对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谴责与孤立。

同时，我们要重申我们的立场也就是说，任何计划如果忽视现在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面积的爱国阵线解放部队，而谋求谈判解决我国问题，是什么也不能解决什么的。津巴布韦的群众坚强地团结起来作我们的后盾；因此我们能够不顾索尔兹伯里的骗局，继续进行战争。

主席先生，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我这个机会，来提出我们的意见。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乔舒亚·恩科莫先生。他也是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的。请恩科莫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恩科莫先生：我的同事穆加贝先生刚才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的是爱国阵线的情况。我只需要再强调他在发言中所提到的各点。

我们亟须注意到，史密斯先生为了阻挠津巴布韦人民争取真正独立和自决的进程，企图利用三个傀儡来盗用我们人民的名义。我想在这里重新指出所谓的协议的性质，来强调我们的发言。

在这个所谓的索尔兹伯里协议中，史密斯政权的议会仍然掌握着实权。这个所谓的协议必须等到史密斯政权批准以后，才能视为协议。当傀儡的黑人朋友们只不过是工具而已；所有权力还是掌握在伊恩·道格拉斯·史密斯先生的手里。他还是总理。据说这四位领袖将轮流担任所谓国务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史密斯先生已经明白表示，虽然表面上四位领袖是平等的，但是他仍旧保留总理的头衔。史密斯这种做法是要利用这些人对我国人民永远进行他的罪恶行为，是要欺骗国际社会。

我们很高兴安理会的成员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在此地发言时，都明白表示它们对这个所谓的协议的看法同我们一样。因此，我们希望管理国——也就是英国——认识到史密斯第二次片面宣布独立是一个骗局，英国政府不能再把这个骗局称为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

如果英国政府相信它们的建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那么史密斯的建议就不可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这两种建议不可能同时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因此，我要强调说，我们希望英国认识到只可能有一种步骤，希望英国听了大家在安理会的发言，从今以后能够采取积极的步骤，达成一种为国际所承认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史密斯企图利用这个所谓的解决办法，使他片面宣布的独立合法化。

(恩科莫先生)

史密斯使片面独立合法化并使安全理事会取消制裁以后，就会迅速向沃斯特先生靠拢。我们认为史密斯继续掌握国家的四种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军队、警察（两者保持由白人组成，由白人控制），公务人员和司法机构——准备第二次片面宣布独立。史密斯一旦合法地取得独立，就会把这种独立保持四至六个月，同时着手同南非商量如何组成邦联，然后发动第二个不折不扣的政变。

那时国际社会怎么办呢？英国国会说，这是津巴布韦的内政，全世界又会看到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进一步团结起来，准备对非洲国家进行袭击。大家都知道史密斯先生和他的朋友法西斯主义者沃斯特不高兴见到非洲国家——特别是南非周围的国家——获得独立。事实上，如果听任史密斯继续搞这种所谓的独立，一旦南非和南罗得西亚依靠英国协助，在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建立傀儡政权，并同南非勾结起来袭击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安哥拉以至赞比亚和赞比西河流域以外的其他国家，我们就会看到南部非洲危机四伏。沃斯特和史密斯企图在这个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就是为了制造这种阴谋。

我们要强调我们已经答应同英国进行协商。事实上，当初是英国政府到安理会来，请求安理会授权秘书长委派一位代表，和英国一道同南罗得西亚有关各方进行谈判。正当我们爱国阵线参加这种谈判的时候，伊恩·史密斯却违抗世界大家庭，不参与努力解决这个始终困扰联合国和其他世界组织的问题，而另起炉灶。

因此，我们请求安理会不要以为伊恩史密斯袭击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赞比亚单单是为了袭击这三个国家。它这样做是准备进一步侵略各个独立的非洲国家。因此，南罗得西亚的局势不仅仅是这个殖民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可能在非洲以至全世界挑起战祸的问题。

我和我的同事很高兴听到大家在此地的发言，我们相信安理会会决定谴责索尔兹伯里的行径，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这种行径不但危及南罗得西亚，而且还会危及整个次大陆。安理会采取这项决定之后，英国将会遵从决定，反过来支持我们在

马耳他达成的协议。我们在马耳他协议举行会谈，继续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是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史密斯宣布了他的所谓协议以后，英国外相居然对这项所谓的协议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英国认识到，这个所谓受欢迎的协议并不受到非洲集团以至整个世界大家庭的欢迎。因此，我们能否希望今后大家共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不再浪费时间？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只是就我和我的朋友穆加贝同志联合发表的声明讲几句话。谢谢安理会聆听我们的发言。

主席：我知道恩科莫先生并不期望我会以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的身分同意他的每一句话。我只能说，我将以这个身分，非常仔细研究各位代表今天下午在这个会议厅里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要向安理会宣布，在今天下午开会期间，我收到了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这封信将于明天上午作为 S/12589 号文件分发。赞比亚常驻代表奉赞比亚政府指示，在信中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因此我建议明天上午十一时同安理会商量这个问题。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如果安理会的成员同意，安理会将于明天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下次会议，审议有关南罗得西亚局势的问题。

下午六时二十分散会